

纤言 清 陆圻

●上篇○三案终始挺击始于万历乙卯五月，红丸始于泰昌庚申八月，移宫始于是年九月，迄于天启丙寅三月。

○发奸首发挺击之案者，刑部主事王之き也；首发红丸之案者，礼部尚书孙慎行也；首发移宫之案者，吏科掌印杨涟也。其余从而和之者，如：高攀龙、邹元标、刘宗周、左光斗、魏大中诸君子，皆绍明圣学，一代真儒，且其所亲见闻者，安肯以莫须有之事陷入而顾议东林过激，使群小得以藉口耶！

○三案奸党挺击案中，如：刘廷元、刘光复、胡士相、吴尔埭、岳骏声、徐绍吉、韩浚辈，皆奸党也。红丸案中，如：黄克缵、王志道、徐景濂、汪庆百、范济世、霍维华、李时馨、刘志选辈，皆奸党也。移宫案中，如：贾继春、王业浩、李春烨、孙国桢、孙杰、徐大化、张修德、周昌晋辈，皆奸党也。

○要典三朝要典成于阁臣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之手，真秽史也。是时魏乱政，群小矫敕撰书，以为罗织正人张本。天启丙寅年正月二十六日，开馆编纂，六月十九日成书，熹宗有御制序文，实诸人窃为之举，是时天子冲龄，拱手而已。

○浙党浙党之名，始于沈一贯，而成于方从哲。挺击事起，拥戴郑妃者，==方从哲，德清人，此外则平湖刘廷元、胡士相，秀水岳骏声、崇德吴尔埭，皆浙人也。乃郑氏夤夜输金各百万计，今刘、胡、岳、吴，子孙皆贫矣。

○国本神宗中宫无子，光宗于庶子中最长，万历十四年乙酉二月，内辅臣申时行奏请建储，神宗迁延不决。至二十九年辛丑十月十五日，而元良始建，中间朝臣执争，神宗累加谴怒，年年更改，岁岁易期，相去一十六载之久，自古父子相传，未有若斯之难也。自非嬖妾郑妃母子擅宠，则姜应麟、沈元诤，何故降谪乎？工部主事张有德请仪物，何故罚俸乎？三王并封，而朱维京、王如坚疏论不可，何故谪戍乎？礼科杨天民等疏催，何故奉严旨乎？大抵深宫摘蔓之谋，中于醉饱，宸极易储之意，萌于床第，特难者，外廷之公正发愤无以谢之耳！乃不得不以威臣下，坐之以不可居之名，而冀以箝天下之口。

自十四年起，俞允册立，凡有请行者，俱以渎扰、激聒、离间、卖直之罪名。十八年有诏，静听一年，明旨再无中变，及十九年八月，又改二十一年，至期，又云少候二三年，至二十六年五月，又改二十九年十月，而仅乃得定。盖太子几危者数矣，太子此席几得而复失者屡矣。吁，继离出震，自有定分，父子授受何嫌何疑？而使主器摇摇，蹈兹频复之厉哉。当其时，批鳞直言，羽翼太子者，正人也；阿附宫闱，迎合上意者，小人也。危其身以格君之非者正人也；媚其身以逢君之恶者，小人也。而呶呶之口动加正人以取富贵，间宫闱之罪，不思张良从赤松子游，尚不忘进四皓以辅太子，何尝为一身富贵之

资？而李邺侯保全代邸，不欲树功舒王，岂其离间两宫，交斗天性耶？诸小人倡为若说者，不惟不忠，抑且无学。

○郑氏植党清溪胡问欽先生名公胄子，弱冠举万历癸丑进士。在燕都时，有杭僧名无尘，每过邸中，饷以远方珍味，如天厨异馔，非乌可办也，先生心异焉。一曰，无尘云：“某欲偕居士暂过一僧处。”先生许之。其僧近东华门，扃关不出，云：“进士欲馆选乎？邻居苏内相者，郑娘娘位下人，寓意于某，试一呈身，可得美秩耳！”先生虽年少而性远权势，竟不之往。始知杭僧异味珍奇，皆出郑氏之物，其广树私交，倾危国本，事皆如此，不二年，挺击变起。

○张差挺击万历乙卯五月初四日己酉，有张差挺击之变。按张差是蓟州井儿峪人，小名张五儿，年二十五岁，父张义病故，有亲马三道、李守才等同居井儿峪，又有姊夫孔道住本州城内。守才等教差随内监庞保入京，时保管修铁瓦殿，而守才每至保处送灰，故令差随往。又守才嘱差云：“汝随保去，事成，与汝几亩地种，匀汝用度。”三曰，宿燕角铺。初四日，入京，至内监刘成大宅中。庞保、刘成、守才等在玉皇殿商量，与差饭吃，授差枣木棍，逼差前往，且云：“打上宫去，撞一个，打一个，能打了小爷，吃也有，穿也有。”刘成领差进后宰门，又说：“汝打了，我力能救汝。”是时日已将酉，直至东宫门上，将守门内监李鉴一棍打倒，闯入前殿檐下，为内监韩本用等所获，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收之。

初五日，遣韩本用奏闻，上命法司提问，庚戌，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上疏云：“臣于皇城公署再三考讯，差有‘吃斋讨封’等语，话不情实，按其迹，若涉风魔，稽其貌，的是黠猾，情境叵测，不可不详鞫而重拟者。”于时附郑诸奸，以“风魔”二字轻轻结案，庶可不究主使，而为郑氏出脱之地。不知廷元初讯，已得真情，故云“若涉风也魔”而云“的是黠猾”则差受人主使，实情已俱在廷元意中，原不待王之き散饭狱底，骗其逗露，乃始翻案也。彼廷元者，不述“风魔”之语，势必根究主使，宫闱之间，将兴大狱，而神宗之怒且不测。不入“黠猾”二字，则真情全然抹杀，朝论必致沸腾，而青宫异曰正位，廷元不保首领矣！廷元之倡为若说者，无心为国是，而有意保身家者。善乎南京御史王允成之言曰：“说者谓张差为风癡，夫青宫非发风之地，庞保、刘成岂并风之人？”大理丞王士昌之言曰：“人至失心如飞兽，然遇物则击，岂能择地而施？方其戢棍于街市之中，从容于后宰之人，何无一人觉察，直至宫前乃始逞技耶？”御史方震孺之言曰：“差即癡人，然不癡于他所，而癡于元子之宫，危在五步之内矣！”凡此数言，可以决其伪，群小为之掩饰，其丧心甚矣！

○庞保刘成马三道李守才五月二十日乙丑，刑部十司会审张差一案，是时司官署名者：胡士相、陆梦龙、邹绍先、曾曰唯、赵会楨、王之き等一十人员。张差口供：“内监庞保、刘成、马三道、李守才商量进内，教打小爷。”情景逼吐，绝无抵饰。盖廷元疏奏“风癲”后，提牢主事王之き散饭狱底，密叩张差，颇得真情，自有主使，故复有二十会审之举多官耳目具在，乃铁案也。亡何，刑部疏请提庞保、刘成对鞫，仍行蓟州道提解马三道等。壬戌，刑部司官会审马三道等，先期郑国泰行贿间官胡士相、吴尔坝辈，过付者中书吴中秀、千户陈纪也。国泰密令人入狱，剪去差舌，既而薄刑马三道，于是三道、守才以送灰保、成，修铁瓦殿，委系无干，并诉差癲状，差一字不能吐，而风癲竟具狱矣。

神祖屡诏：马三道等无辜，不宜滥及，致伤天和，仅拟一流。甲戌，但决张差于市。乙亥，命司礼监会九卿三法司于文华殿门外，鞫审庞保、刘成，保原名郑进，成原名刘登云，辗转不招，盖文华严禁之地，例不用刑，保成辈安肯吐实？而张已死，无人质辨，此神祖全保、成之深意也。方审时，神祖又促东宫手诏言云：“张差持棍闯宫，至大殿檐，当时就擒，遍搜并无别物，其情实系风癲，误入宫闱，打倒门官，罪所不容赦。后复招出庞保、刘成，本宫反覆参详，保、成身系内官，虽欲谋害本宫，于彼何益？料保、成必素凌虐于差，故肆行报复之谋，诬以主使。本宫念人命至重，造逆大事，何可轻信？连日奏求父皇速决张差以安人心，其诬招保、成，若概治罪，恐伤天和。况名姓难以干连，从轻拟罪，则刑狱平，而于本宫阴德亦全矣！”

诸臣接宫谕，知为神祖之意，不便深求。然六月丙子，刑部犹复上疏曰：“文华严禁之地，讯问保、成，不用刑具，何由得实？乞皇上发外廷从公鞫审。”神祖云：“郑进、刘登云的是诬攀，招词互异，难以凭据，不必再问。”部臣又请，神祖又谕如初；丁丑，又谕保、成用刑五次，已毙大内。夫丙子无用刑之说，而丁丑即云杖五次而毙，其朦胧结案，秘不欲发，可知也。

○国泰行贿挺击事起，朝议沸腾，俱欲推究主使。郑国泰惧谋泄，危如累卵，密使干仆郑鳌行金于诸司，中书吴中秀、千户陈纪、陈长班过付，四科五道刘廷元、刘光复，刑部胡士相、吴尔坝、曾曰唯、岳骏声等皆受贿者也。过送之地在红庙，与国泰家咫尺。其王之き数人忠侃无私，计安国本。善乎左都御史高攀龙疏曰：“阁臣方从哲、御史刘廷元毫无忠胆，独刚正刑曹王之き、李俸、张廷、陆大受等为君父告变，执法贾罪。”

而给事何士晋以戚臣郑国泰有揭辨陆大受疏，因上疏曰：“臣按郑国泰部曹转疑转深一揭，盖为陆大受疏发也。查大受疏内虽有‘前年为藩臣庄田直陈大难，身犯奸畹凶锋’等语，彼特借此发端，以明杞忧之果验，而语及张差近

事，原止欲追究内官姓名，大宅下落，并未尝直指国泰主谋。此时张差之口供未具，刑曹之勘疏未成，国泰岂不能从容稍待？何故心虚胆战，辄尔具揭张皇？人遂不能无疑于国泰矣！国泰若欲释人之疑，计惟明告中宫，力求皇上速将张差所供庞保、刘成送三法司公同拷讯。如供有国泰主谋，是乾坤之逆，九庙之罪人，臣等执祖宗之法，为朝廷讨乱贼，不但宫中不能庇国泰，即皇上亦不能庇也。借剑尚方，请自臣始。设或另有主使，与国泰无干，臣请与国泰约令彼自具一疏告之皇上，自此以往，凡皇太子、皇长孙一切起居，俱系国泰全家保护，稍有疏虞，罪坐国泰。则臣与在廷诸臣亦愿与国泰保身家之事，乞皇上与皇太子有好无尤，永全恩礼，是所以报国泰也。若国泰今日畏各犯供招，一味荧惑圣听，久稽廷讯，或潜散党羽使远逃，或阴毙张差使灭口，则此狱将终不结耶？惟国泰审处。”

后天启乙丑年，魏擅政，刑部岳骏声为郑氏白冤，准国泰子养性回京师九门外，安插管业。

○红丸光宗以庚申八月初一日丙午登极，郑妃进美女六十人，光宗选中十人，余发还。初十日乙卯即得身软之疾，万寿节百官朝贺，传免。十三日，常朝，传免，惟十二日御门之始，力疾视事。先是御药房提督内监崔文升故投攻泄之剂，以致病剧，其机关不可问也。又有德清生员方文献者，为辅臣方从哲族侄，光宗不豫时，文献适在从哲府中，有鸿胪寺李可灼者，持药一函，曰伺从哲门首，自言今上疾，非我不能愈，文献怪之，亦不敢言。偶一日，从哲出朝，漏下一鼓矣，大呼云：“圣上病已剧，可奈何？文献见从哲迫切，因言及李可灼。次日，从哲即召可灼，引之入，进红铅一丸，使传药后，圣躬舒畅，思进饮膳。时曰己午，上命再进一丸，次日九月初一卯刻晏驾。其传奏引进者，实系从哲，而要典以为姓名不可问，则欲盖弥彰矣。

○崔文升光宗忧劳成疾，几务殷繁，兼郑妃进丽色以蛊惑之，而身软喘作。此明明内伤之极，气不归元，故软见于下，火来刑金，故喘作于上。内监崔文升为御药房提调，护府第日久，未闻误药，而至此则屡投大黄，此岂大黄之证耶？吾不知郑妃使内竖时时承命御前，往来如织，其交通作何等语，而文升举动如此。然则文升之罪，盖在可灼之上也！

乃方从哲票拟，不下法司，而下司礼监查明奏处，御史郑宗周劾其庇顾，无所辞矣。南京御史李希孔疏云：“文升以洞泄之药，疗虚怯之证，其为故不为误，又复何疑？”光禄卿高攀龙议曰：“文升下药，先于红丸。”给事赵时用曰：“可灼当亟正其罪，而文升之罪尤重。”给事中霍守典议曰：“文升宜置极刑，可灼次之。”彭汝楠奏曰：“可灼进药，在先帝弥留之日，当时而召阁部诸臣，语及山陵等事，势已岌乎其不可支矣，而可灼市井小人，侥幸富

贵，以万乘之尊，轻为尝试幸而成，则扬扬得意，不幸而误，则身膏斧钺，固其宜也。两人之罪，均不容诛，而文升真为首矣！”

○方从哲五大罪光宗以忧惧之身，三十曰盛治之主，郑妃进丽色以蛊惑之，又遣内侍向御前时时承奉不绝，一旦致疾不起，直臣如邹元标、刘宗周、杨涟、孙慎行等，怀忠爱之心者，无怪乎有忠愤之语也。乃方从哲党于郑氏，窃弄威福，颠倒朝纲，有五大罪焉：轻票张差，一也；察处忠直，二也；不谏郑氏进美女，三也；故纵崔文升，四也；厚赏李可灼，五也。

○移宫李选侍本郑贵妃私人，始进之以蛊惑泰昌者，泰昌庚申年八月戊辰，光宗疾大渐，乃云：“父皇在日，曾将长子令选侍看管，皇五子无母，亦是选侍看管，又遗命册封为贵妃。”礼臣孙如游抗奏，谓宜俟显皇后、皇太后加尊谥，及郭元妃、王才人加封皇后四大礼竣，方可举行。九月初一日乙亥，光宗宾天，选侍犹在乾清宫，诸大臣周嘉谟、左光斗、杨涟等，以熹宗时年十六，方在冲龄，而选侍粉白黛绿之姿，不宜令在左右，此自老臣深虑。选侍既一时不肯出乾清宫，则请熹宗移慈庆宫以隔绝之，况九月初六日登极，新天子万无进居慈庆之理。势须速令选侍入鸾哂宫，毋得占住乾清，要封称制，有伤国体，其论本发于公忠也。初六要登极，而初五尚未移宫，则即位之后，天子将与选侍并居耶？此万万不可。所以杨涟、左光斗等候御旨，即曰迁移。必待选侍与皇八妹俱有舆乘出，从容进鸾哂宫，而奸人捏造，选侍雉经，八妹入井，御史贾继春恶直丑正，以子虚亡是之语，横入弹章，殊足恨也。

熹宗敕谕群臣曰：“选侍因欧崩朕母，彼自知有罪，每使宫眷王寿花等时来探听，不许朕与圣母下原任各官说话，如有旧臣来问朕安说话，选侍就拿去重处。此朕苦衷，曰久难伸。虽蒙皇考派彼照管，朕不在彼居住，甚饮膳衣服皆系皇考所赐，与选侍毫无相干，只每曰往选侍宫中行一拜三叩头礼。因不往宫中住，选侍之恨益深，其侮慢不堪，朕曰夜涕泣。此内臣宫眷所共见，而不忍言者。皇考自知选侍之误，曰来劝朕，又使各官劝解。乃今九月初一日，皇考宾天，阁部科道大臣进宫哭临毕，再四奏请朝见朕，不可得。当时司礼监等奏请朕出暖阁面见大臣，李选侍许而复悔。及朕出暖阁，又使李进忠等请回再三。司礼等官奏朕：”大臣朝见。‘朕至乾清宫丹陛上，大臣扈从前导，选侍又使进忠拉住朕衣不放。及至前宫门，选侍又差人数次着朕还宫，不令朕御文华殿。初一日，朕自慈庆宫躬侍皇考入殓，选侍又阻朕于暖阁不得出。司礼监王体乾等奏云：“大臣在前宫门恭候扈驾。’选侍全然不听，又固请，方许出暖阁。初二日，朕至乾清宫朝见选侍毕，恭送皇考梓宫于仁智殿，行礼未毕。选侍遣人促朕起朝见，方许回慈庆宫。是时所亲见者，朝见选侍，必至再三，乃明明以皇威挟朕躬垂帘听政之意。朕今奉养李选侍、皇八妹，饮食衣服

，各项钱粮，俱从优礼。”

九月乙亥，御史左光斗上言曰：“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庆，不得守儿筵，行大礼，典制乖舛，名分倒置。既先皇帝贵妃之命，亦在弥留之际，其意可知，且行于先皇，则伉俪之名犹可，行于殿下，则尊卑之称，有断断不可者。倘及今不早为之计，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权，武氏之祸，立见于今日，诚有不忍言者矣！”

初五日己卯。杨涟上言：“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谓深宫中有先朝选侍，欲俨然以母道自居，外托保护之名，阴怀专擅之实。大小臣工，心窃疑之。故力请陛下暂居慈庆宫者，实有鉴于皇祖郑贵妃之事，欲先择别宫而迁之，然后奉驾还宫，此臣等之私愿，忠于陛下之深心也。今诸臣静俟五日，登极已定，明曰矣，既登大宝，岂有天子复偏处东宫之理？而怙恃宠贵，妄自尊大，犹逼处于其间，种种情形，非分非法。抑将借皇贵妃名色，遂目无幼主乎？贵妃虚名耳，册立虽出先帝遗命，开恩尚在今上新编。以今日天地神人之共主，即皇祖与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称人之例。两宫圣母若在，亦必加以皇帝尊称。选侍何人，妄恃旧恩，曰我贵妃，我哥儿，作此大不敬语？宜恪遵天语敕命，立刻移入一号殿，养老自便。”

杨涟又疏曰：“皇上继离出震之时，诸臣共有防微隐虑。当时首请御文华殿，受群臣嵩呼者，部院周嘉谟也。初出乾清宫，群臣拥护之曰，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国公张继贤也；捧左手者，阁臣刘一景也。臣不过从诸臣后，如同舟遇风之人，乃以忿争之故，独受忠直之名，臣之不安者也！”

庚申十月辛丑，熹宗又降敕云：“朕昔幼冲，李氏恃宠，屡殴圣母，以致怀愤成疾崩逝朕有冤难伸。皇考病笃，大臣各进内问安，李氏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朕因避李氏恶毒不自安，暂居慈庆宫。李氏又差李进忠、刘逊等传言：”每曰章奏文书，先奏我看过。‘方与朕览。仍即要垂帘听政。御史有言：“李氏他曰必为武氏。’朕思祖宗有此规制否？”十月丁卯，鸾哕宫灾，熹宗又谕曰：“皇五弟与诸公主见居勳勤宫，与鸾哕宫相隔甚远，已差人守护。今鸾哕虽毁，李氏与皇八妹俱无恙，时谕卿等知之。”后逆魏忠贤擅政，选侍竟封康妃。其首创移宫之议者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惠世杨等，忠贤矫旨拿送镇抚司，许显纯用极刑毙于狱底，天下冤之。崇祯初，仍赐谥荫祭葬，表其忠迹焉。

○黄克缵贾继春姜升熹宗手诏云：“当日移宫，朕随差管事人护送，各有轿乘。其移宫后，廩给月粮，承值人员，颇从优厚。乃内监姜升原系李选侍心腹，平日得罪圣母，更盗窃御内宝物，自在恶状多端，故创手抱皇妹，并有‘八妹入井几死，选侍雉经几毙’等语，欲以倾内监王安及二三奉公大臣也。

其部臣黄克缙、台臣贾继春表里为奸，遂以入井、雉经入告，而不知诈伪之拙，殊可恨哉！”王安目击选侍妖媚蛊惑，挟熹宗与俱，不胜忧虑，与宫掖间群小不合，后魏窃发立置之死。

○怜王安御史周宗建弹郭巩疏曰王：“王安之死也，身首异处，肉饱鸢鹰，骨投黄犬，此亦古今莫有之惨毒也！安于平曰以正气处魏进忠辈，事虽已甚，而此惨毒无不怜之。”又云：“王安之死，果出何人陷害，则进忠于此便为一大罪案，巩之媚进忠，便为一证据。”按魏原名进忠，天启末败名忠贤。

○大盗宝泰昌庚申年九月初王曰，仓卒移宫，李选侍及近侍诸乘光宗晏驾，熹宗幼冲，未践祚时，将乾清宫宝玩等移之鸾哂宫，掠盗一空。锦衣卫梁慈等疏称：“打问过刘逊，招称：”与进忠、刘尚礼、姚进忠、刘朝、王永福、郑稳山等，随从李选侍，拿带传代珠宝头面宝石等物。‘刑科给事中魏应嘉参看得李进忠等俱系偷盗宫中传代宝物钱粮紧关人犯也。诸犯房宅，遍满京师。’“御史张泼上言：”连曰以来，捉获多小大缙，试问诸来历，强半郑贵妃之私人，否则李选侍之近幸也，选侍素仇皇上之生母，先帝付托非人。“给事中惠世扬参方从哲受刘逊、李进忠盗藏美珠，夜半密约，必欲封为贵妃，又欲占住乾清宫。而魏扇焰时，反云王安诬诸盗宝，并云姜升抱八公主，凡簪珥衾衾周之属，俱被安携。究竟王安处死，而盗宝诸多漏网生全者，颠倒是非，一至此耶？”

○黄克缙内宣毛士龙削籍乙丑五月，御史宋师襄奏曰：“盗下狱，黄克缙多方卵翼，结为乾子，得不死，非刘朝所感恩而图报者乎？无何，而以戎政内宣矣。毛士龙严为抄参，旨几中寝，非刘朝所顿足而切齿者乎？邵辅忠乘机献贽，无何，而以投匭削藉矣。”

○客氏客氏者，熹宗乳媪也，宫中旧例：内监与宫女配为夫妇，宫女赖内监买办，内监籍宫女补缝，盖耦相比，无异民间伉俪焉。乃客氏姿色妖媚，心喜魏忠贤狡黠，熹宗于夜半特给忠贤为妻。二人在帝左右，播弄非一，即中宫张皇后端丽非凡，客氏且能间之，又况外庭纷纷，其为荧惑多矣。善乎御史周宗建之言曰：“昔汉杨震于灵帝初年，争执王圣之弄权；左雄于安帝初年，极谏宋娥之专宠；齐世祖天初年，以陆令萱之蛊惑，卒至大乱。凡此三君，召尤启咎，皆由保妇。”

○李忠毅诗李仲达先生讳应升，江阴人也，以进士官御史。忤魏就逮，过丹阳，有诗：“已作冥鸿计，谁云是一民？雷霆惊下士，风雨泣孤臣。忧患开贤圣，艰难累老亲！生还何敢望？解网颂汤仁。”又一首：“圣德方虚己，愚衷敢沥丹？愧无一字补，空复数行弹！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凄凄杨柳色，谁与问南冠？又过邹县有感：”春申好士只虚名，势利随风古道轻。不见弹

冠旧胶漆，驱车相避隔林行！临死前一夕一绝云：“年来未敢负朝廷，一片丹心许独醒。只有亲恩无可报，生生愿诵法华经。”

○南都蟒蛇仓推背图有一大马之鬣，上进火光三五道，向不能解。南都拥立后，桐乡进士沈包庵云：“此马士英立红光兆也。”乃福建立唐藩，绝无豫讖。惟宏光初立时，浙中上台伪造一讖，云以安士民之心，且托言南京蟒蛇仓无风自倒。有碑八句云：“甲申年来日月枯，十八孩儿闯帝都，困龙脱骨升天去，入塘群鼠暂欢呼。中兴圣主登南极，勤王侠士出三吴，二百十年丰瑞足，还逢古月照皇图。”甲申八月，予至南中，特往蟒蛇仓，见其屋宇如旧，讯之邻人，绝无此事，乃知作者之妄也。然惟此有唐祚不永之意，而结云：“还逢古月”则又奇矣，是岂无端民谣，暗合天意耶？

●中篇○人参饲犬羊宗光中朝，天宫道士袁本盈进春方：用人参饲羊，羊饲犬，细切狗犬拌入草中喂驴，候驴交峻作时，割其势以陷至尊，御宫人，多以洪巨创死。后跻道士太常少卿，用黄盖双棍。乙酉正月初六日，上传天财库召内监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抬出北安门。嗣后屡有之，曲中少女几尽。宏光元年，钱谦益选到淑女，着于十五日进元晖殿，贡院选七十人，中选元姓一人，田成浙选五人，中选王姓一人，周书办自献女一人，俱进皇城内。

○大婚要紧宏光初即位，陈汪二贵人本淮扬娼妓也，为上所幸，诸臣劝退之，即复以国本为辞，下诏更选淑女。凡京城内外赴选者，皆在贡院内，题其额曰“关雎始化”。此甲申八月间事也。上意欲得殊色，而采选竟无一当。礼臣吴本泰等请求之江南数郡间，廷议以杭本汴京遗俗，部文有：“容止端庄，语言清婉”之请，因下杭采选，太监田成选五人，为王、为吴、为陈、为二潘，亦殊丽也，此乙酉三月间事。乃四月廿六日，大清兵破扬州。廿九日，廷臣姚思孝、乔可聘等皆江都人，痛哭于上前，力争江上兵不可撤，累累数百言，上不应。阁臣马士英叱曰：“惟有尔等台省员，专喜作迂阔语。”于是士英色逾厉。上问曰：“尔等何为？”思孝等互奏不已，至于拳击士英，上付之不问，但大呼曰：“大婚要紧。”遂辍朝。

○童氏童氏河南孟津人也，宏光帝初为郡王时，娶妃黄氏早逝，继妃李氏，洛阳之变又亡。嗣王之岁，即封童氏为妃，曾生一子，不育。已而遭乱播迁，各不相顾。及弃藩南奔，太妃与妃各依人活，童妃既转徙民间，与帝相失五载，虽怀妊在身，实非龙种。一日，有邻居秀才与氏兄争牛詈骂，兄遂大言曰：“汝欺吾孤雏耶？吾妹即南朝天子后，今寓民间，不日入大内，汝族矣！”一时地方惊愕，报闻县令，转申抚按，抚按越其杰，巡按陈潜夫奏妃故在，上弗召。至是自乘传来，上弗善也。未几，金吾赵某驰报，即下礼查部覆

，候旨。俄上传：“朕元配黄妃，续配李妃，安有童妃者？”次曰，发府部会审，即用刑，下刑部狱中，给饮食。而临鞫时，氏抵死明吾腹中苍龙所据也。四月间，于狱中产一女，女即死，不数日，氏亦瘦毙狱中。先氏未发审时，留大金吾冯可宗家，两足尖而长，年可二十七八岁，细述入宫日月，相离情事甚悉，求可宗达上，上勿视。四月戊午，谕襄卫伯常应俊：“朕藩邸时事宜，卿所素详。”童氏生育皇嗣，冯可宗辞审，着太监屈尚忠严审。时抚按均应得罪，越其杰以贵阳姻家，得不坐逮，陈潜夫于杭以词连庶吉士吴尔坝及中军孙秀，并逮之。坝、秀俱在史可法军中，未赴京。童氏或云福邸宫人，一云缝人，与帝野合者。

○冠盖杂沓宏光与太后于甲申十二月廿六日进朝，次年正月初三日，进慈宁宫，本静默寡言者。次曰，浙党诸君忽传一说，流播京师云：“太后昨进宫内大哭，问东林诸臣今在何处？”于时翻逆案，仍复三朝要典之说盈廷矣，盖欲为郑妃、福王复仇也。遂有平湖刘廷元、崇德吴尔坝子孙请谥请恤，以为功在社稷，一时冠盖杂沓其门。四月，御史袁洪勋请追究三案诸臣得罪孝宁太后、先庄妃者。

○午日取蟾乙酉四月廿九日廷臣姚永言、乔可聘以不救广陵之围，力争武英殿中，举笏击贵阳云：“腹心之患，何故坐视？”是时宏光默然无言，诸臣解去。至五月初五日午时，内监车天祥言北信急且危，帝复大怒，掷碗而起，殊不欲闻也，即午刻，敕民夫觅蟾二万只开剥，押收大内取酥。

○竹筒套手宏光帝被俘后，豫王仍令二贵妃同居，二妃者帝寓淮时野合者也。日给醇酒二十斤，肴核二十品，以竹筒纳帝臂，二贵妃夹而饲之。然酒馔才至，辄为北骑掠去，仅空碗而已，每曰计费五金，时张作为勋卿司其职。

○旗折马死乙酉四月十一日，南京教场下操，马二掌团营，赵体元为大总戎，军容甚盛，乃将台帅字旗忽坠下，竿折，众皆失色。后隆武于闽中拜郑鸿逵为大将军，行授钺礼，鸿逵方跃马奋威，而马遽倒地死矣。

○何光显甲申十二月，太学生何光显上书乞诛马士英、刘孔昭诏戮光显于市，籍其家。又云立枷死。呜呼，光显以布衣击大奸，与汉张凤，宋陈东争烈矣！

○左镇左良玉字昆山，其子左梦庚，字长白，榆林卫人。方宏光初建，藉诸将兵拥立，遂分封四镇于江北。在维扬者，为高杰，字英吾；在仪徵者、为黄得功，字虎山；在淮安者、为刘泽清，字鹤洲；在寿州者，为刘良佐，字明辅；号称四镇，皆==之爱将也。惟左良玉一军在江楚间堵御流寇，崇祯末，统帅数十万军，稍跋扈，而左氏父子初无不臣之心，颇敬礼贤士大夫。是时总督史可法、中丞袁继咸、御史黄澍皆与交好。宏光既立，贵阳柄政，挤可法于外

，澍陞见时，又廷叱贵阳。于是贵阳颇知良玉与袁、史辈交契，而良玉与诸君意气亦弥厚。四镇附马，左镇附史，而水火之形成矣。

乃黄澍方以御史监良玉军，贵阳衔澍廷辱，次年乙酉春，大发缇骑入左营逮澍。澍方与梦庚同操练军士，梦庚仗剑斩逮使于将台之下，遂传檄播告，请诛君侧，欲取马士英、阮大铖、张孙振、袁宏勋四人首领。凡在外大僚及内监何希孔，与马不协者悉与名焉。檄文书牌上，其大方圆三五尺，牖列罪恶，蔽江而下，不可胜数。兵至江州，适良玉病死，梦庚与澍率师至板子矶，即采石对岸。四月初七日，朝臣出兵迎敌，以枢臣朱大典为先锋，本兵阮大铖视师调度，尽撤江北四镇兵，并力西向，堵扼上游。是时阁部诸奸有宁亡于大清，莫亡于左兵之语，盖以清师所移者公家社稷，而左帅所取者则专及马、阮辈。然自此江北空虚，而大清兵乘势渡淮矣！大铖辈一望左兵舳舻千里，颇有惧色，小出一战，即溃败披靡，诸奸益焉。

是时科臣吴适系丁丑进士，啗指上疏数百言，力言江北兵不可撤，宜移助史可法御清兵，左帅可一纸招降，倘得左镇投诚，使诸将并力北征，则国家大计庶可万全。因劾奏方国安、牟文绶移兵内地。是时同官见疏者，摇手相戒，以为疏上，立得奇祸。适痛哭与妻子诀别，因拜疏得旨，适为逆臣游说，即从朝班中打去冠带，逮入法司。而左檄中所取首级，独无蔡弈琛，名朝臣二人，问琛在北时与左帅有交乎，琛对无。须臾刘孔昭谓琛曰：“==疑君，君祸且不测，盍早自图焉？”琛遂进密揭谓：“吴适即左帅使请，先靖鞏穀之孽。”于是廷议五月初七日戮适。不数日，而北兵至，适竟得免。

○讨马士英檄略云：“马士英者蛮獠无知，贪狠悖义，挟异人为奇货，私ぢ以种奸，欺虾蟆之不闻，恣鹿马以任意。不难屠戮皇家，遂敢刑灭太子，效胡濙之名访邈邇，既不使之遁于荒郊，踵钱宁之即讯大千，又不容其毙于深宫。群小罗织，比燕啄而已深，中犴幽囚，视雀探而更惨。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欧拳，王铎涸恍，有甚朱友恭塞谤。岂先皇帝不足复遗种？既沈其弟，又灭其兄；将小朝廷自有一番人，既削其臣，又削其主。嗟乎，安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亡，附会成群，谁敢曰吾君之子？回依苟免，咸称曰的系他人。临江之当乳虎，是可忍也，子輿之遇毒蟒，尚何言哉？某受恩故主，爵忝通侯，宁无食蕊之思，讵忘结草之报？愿同义士，共讨天仇。严虎豹之共驱，风云气愤，矢鹰之必逐，曰月光昭。眉宇丰盈，应有燃脐之祸，渐台高拥，难逃切舌之灾！”檄下，远近传播，京城噤口。

○贵阳宵遁清兵渡江，报警时，贵阳柄政，每匿其事，虽同官==，不得与闻。五月初十日，为太祖讳辰，清溪于侵晨肃冠带，欲从朝阳门出上陵。辰刻城门尚闭，长班呼曰：“守城公公，何故此时尚未启门？”一老内监回称

：“汝尚未知耶？清兵昨至龙潭，二更时，马二公子出兵，复遁回矣！”清溪错愕而返。是晚，贵阳门首拴马二百匹，每一骑用金杯作铃，驼珠宝无算。又草鞋马兵五百名，进仪凤扈驾，每名赏银三十两。

是时贵阳密闻北兵声言但擒马士英、宏光，余皆可赦，忧虑不知所出，因以宏光委黄得功军中，而身奉太后入浙。意谓得功一战而胜，则君臣犹可图存，倘或败衄，而北来者已得宏光，则追师稍缓，已可幸生也。乃于初十夜二鼓，先给宏光往太平幸得功营中，而身挟太后从广德独松入杭州，其不欲弃太后者，以便承制假旨也。然每曰犹给杭州人迎驾，而驾竟杳然不至，在杭诸大臣始议拥立潞藩监国矣。

先是惟刘诚意伯稍知北信，以操江差早遁去，其余大臣如蔡弈琛、王铎辈皆不闻也。十一日辰时，百姓喧传帝已出奔，入宫劫乘舆物如洗，时掌团练营者为马四，团练营总兵为赵体元，冠盖乘舆欲出城，百姓围阻，二人不得出，皆斩首鼓楼下。又进士中书陈鏞亦欲出城，以王铎之甥并遇害焉。士英至广德，居民素怨朝廷，闭门不纳，士英以兵攻之，州守赵景和，丁卯孝廉，杭州人也，竟凌迟死。

○此不当要乙酉五月十一日，宏光闻大清兵至龙潭，五鼓，从宫避出。辰刻，民间入宫劫尽乘舆服御诸物。忻城伯赵之龙砍杀川马如洗，示无攫城之意。十二日，清使自城上缒入，手捧大清年号龙包袱进内城。十三日，忻城伯遣近侍铁骑欲用炮破大内，盖急于除王之明也。十四日，清骑到紫金山扎营。十五日，豫王祭陵，行君臣礼。十六日，先拨二十骑同钱谦益阅城内事理，骑云：“得毋有伏兵耶？”钱以扇扑之曰：“此不当要。”

○永王北都之变，袁妃长公主受上刃不死，寻复苏活，大清遣出宫，依老中书周元振家。元振之子遂娶公主，名断臂公主焉。乃永王久潜民间，甲申九月，出求见妃主，相抱持大恸，周仆逐之，遂为街道所奏。明日殿中勘之，言宫中事颇合，以讯内官，莫敢认者。有杨监在旁，皇子曰：“此杨某，曾侍我。”杨即诈曰：“奴婢姓张，先服侍者，非我也。”又呼旧侍卫锦衣卒十人讯之，咸言是永王。有晋王山西从闯来，因留京师，独言其伪，一内监言真，于是言真者皆下狱。刑曹钱凤览详讯，遂以真皇子报命，晋王遂抵览，览勃然，语侵晋王。复廷讯之，阁臣谢升执以为伪，皇子曰：“某曰事事，先生忆之否？”升默然，一揖退，凤览面叱升不臣。正阳门商民数人具疏救永王，詈谢升禽畜无道，具疏人亦下狱。乙酉正月十日，摄政王谓廷臣曰：“皇子真伪无伤，但晋王系明朝宗室，谢升系明朝大臣，凤览呼晋王，百姓骂谢升，皆乱民也。”命系狱者尽杀之，并杀永王，一日谢升坐朝房，若有物击其背，疾呼一声，倒地呕血数升而死。

○定王顺治八年冬月，有人出首，三皇子在民间，擒至都督府，马国柱审讯。皇子自书供云：“云庵系崇祯第三子，名慈焕，年二十岁，兄慈良，即东宫，为周后所生，弟慈灿，田妃生。焕居景仁宫，乳母邓蒋，八岁就外傅，讲读官傅。国贼犯都时，先帝托余与近侍张某及指挥黄贵，送周皇亲家，不纳，潜藏民间，为闯搜出，随营到山海关。闯败，携之潼关，又随营至荆襄，遇左良玉与战，闯败散，即随左营，改姓黄，为黄贵之叔，良玉不知也。左兵为黄得功所败，黄蜚掠左兵船，杀贵，张近侍不得已，以实告，蜚秘其事。明年五月，得功亡，蜚携走太湖，遇江西乐安王，蜚托之。王携往孝丰，遇瑞昌王，乐安往闽，以予托瑞昌转藏。九月，诣于潜乡宦余文渊家，假称宋座师，即璜公子，有湖广陈砥流时相亲密。砥流改名李玉台，算命浪迹，得太平府乡友夏名卿重义，即与名卿同至于潜来接余往陈监生家。监生与文渊说知而别，予改姓孙，名卿以女字之。”

“四年十二月。文渊与知县不和，前事遂露，行文太平查不获。五年正月朔，余削发为僧，号云庵，或称一鉴，或称起云；砥流忽张忽李，随口应人，浪迹江北各庵。砥流访知宁国秀才沈辰伯好义，六年七月，同予往访于船中，一老秀才吕飞六善诗文，辰伯即托飞六留家读书。八年闰二月，辞别沈、吕二人，与砥流复到夏家，三月完姻，因夏贫苦甚，自租乡村空屋一间居住，度日维艰。四月，与砥流口议往芜湖，借银二十两买细茶，同徽客汪礼仙往苏州，卖与常州人杨秀甫，吴中虎邱相识。茶卖毕，同到常州，秀甫言邹介是好人，到其家住几曰。介之又言路迈是好人，即往谒路迈，临行时，送吴中诗扇一，其母送银五钱。在路迈家住几曰，将回夏家，不意中私作假札贾利不遂，因出首于抚院。差官先到宁国沈吕二家，跟寻至芜湖，即获砥流，余挺身而出，随抚院差官起行。于途遇江宁赵同知，当涂知县带到太平，随到江宁。”

○南京太子烈皇帝三子：太子年十六岁，定王、永王俱十三岁。甲申三月十九日昧旦，太子杂宫人走叩周奎府门，阉者以奎卧不时起，不肯通转，匿内阉外舍。李自成入京，大索得之。定王避民间，自成又索得之，惟永王无闻焉。乃太子初见自成，廷立不为礼，自成厉声诘责曰：“若父皇何在？”太子曰：“崩于南宫矣！”自成复曰：“汝家何以失天下？”太子曰：“我何知！百官当知之。”自成不能屈，霁色曰：“汝父在者，吾能尊养之。”太子复曰：“何不杀我？”自成曰：“汝无罪。”太子曰：“若是，则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百官无义，且必朝贺矣！”自成命太子同坐饮食，太子不食，送权将军刘宗敏营护视之。已而封太子为宋王，定王为定安公。

自成东出，人见太子马衔尾随后，而定王先曰随闯将出京，过通州，马上失一履，有人拾而进，王伸足受之，且问军乎民乎，拾者以民对。太子曰

：“军则我食者，民则苦征徭，何德及汝？”其人泣，太子亦泣谢之。自成战败而还，携定王至潼关，独失太子。吴三桂护之奔军，三桂与太子亦相持而泣。当是时，桂既借师清庭，定约王清，不敢奉太子。顾匿之行间，恐清疑其贰已，并不利于太子，于是至榆河，阴逸之民间，使人导入皇姑寺。内监高起潜奔西山，太子自诣之，遂同至天津，浮海而南。

八月，抵淮扬，潜居兴教寺。十一月丁酉，起潜入而陛见，有旨：“冒险来归，忠义可嘉。”因以太子事微白马士英，士英变色曰：“太子真者，将何置？”倘使上无夺门之忧，则功在社稷矣！“起潜知其意，还邸欲杀太子，某族鸿胪寺序班高梦箕义不可，偕高成、穆虎，挟之渡江。后一曰，士英使人追杀太子，则已南遁矣。渡江后，栖于苏，复栖于杭，旋入金华。太子不堪羁旅，渐露贵倨色，于元夕观灯火，愤叹多大言，路人窃怪之。梦箕惧事露，且疑起潜恫喝，非==意，乃赴京密奏朝廷，并密启马士英，于是遣东宫旧侍李继周持御札迎之。

乙酉三月初一日，皇太子至自金华，从石城门入，送止兴善寺，上虽谕太子果真，朕不难避位，然内弗善也。即命内监韩赞周、车天祥等辨识，赞周等见太子，不觉扼衣跪。而前都人闻青宫至，踊跃趋谒，文武官投职名者，络绎满路。最后督营卢九德至，礼倨，太子呼名呵之，卢遂叩头曰：“奴无礼。”太子曰：“汝来几时？体肥若此！可知在南乐也。”卢复叩头曰：“小主自爱。”觝觥趋出，随戒营卒，围守寺门，再传旨谕：“文武官不许私谒，中夜移太子入大内。初三夜更余，板舆送太子中城狱。”时太子已醉，狱中有胡床，睡其上。质明，以副兵马侍侧，太子问谁，以官对。太子曰：“汝何以不去？”兵马曰：“应侍左右。”又问：“此何地？”曰：“公所。”又问：“纷纷来去者何人？”曰：“道路人。”问：“何故皆褴褛？”兵马未及答，太子曰：“我知之。”兵马以一缗钱置儿上，太子命撒去，兵马曰：“倘有所市买耶？”太子颌之，令挂壁间，曰：“汝自去。”顷之，校尉四人前曰：“职隶奔走也。”太子指壁间钱曰：“持去取香烛来，余钱即赍若等。”香烛至，叩问南北向，再拜大恸，呼太祖高皇帝、皇考皇帝，复再叩首恸哭，因就坐，饮泣不已。狱中人咸为出涕。

初五日，兵科戴英奏王之明假冒太子，请多官廷讯之。先是杨维垣言于朝曰：“驸马王从孙王之明假冒太子。”英袭其言入奏。初六日己丑，公鞫太子于大明门内，上显毁中允刘正中、李景濂入武英殿，曰：“太子若真，将何容朕？卿等旧讲官宜详辨之。”正宗曰：“恐太子未能来此，臣当以事从穷之，使无遁辞。”上悦。群臣先后至谏所，阁臣立朝门侧。府部大臣俱侍立，河南道张孙振主笔。太子年可十七八，覆云冠，绿绋袍，白纤縠袜，风姿龙采

，纤好白皙，截发类头陀，手爪似春葱，语言若振洞箫，见者疑为神仙，自非寻常佳公子所及也，太子坐短凳一条，南方北向。同遭列禁兵，备非常，士民观者以亿万计。有一持挺者，张孙振立斩以徇。一官置禁城图于前，孙振问之，太子曰：“此北都宫殿也。”指承华门曰：“此我所居。”指坤宁宫曰：“此我母后所居。”一官问：“公主今安在？”曰：“不知，决死矣！”一官问：“公主同宫女早叩周国舅门？”太子曰“叩国舅门者我也。”刘正宗曰：“我本讲官，汝识否？”太子怒，正宗瞠目不应。问以讲所，曰：“文华殿。”问仿书，曰：“诗也。”问写若干，曰：“写竟。”正宗更历难以穷之，太子怒曰：“吾不耐汝多言，汝以为伪即伪可耳！”张孙振又问：“人言汝是王驸马从孙，名王之明。”太子答云：“认我明之王，不认王之明。”孙振又问云：“汝既非真太子，何乃同穆虎入朝，震惊中外？”太子云：“此间自有使迎我，我又不贪为帝王。”诸臣无可如何，仍以大舆送中城狱，候旨。

正宗遂奏伪太子面目全不似，所言进所，仿书悉误。时内竖皆谓非妄，以东宫犊鼻以下异常形，足皆双，莫能诬也。特动于上威，莫敢直言；兼以柄臣侈居定策，诸大僚迎合新朝，以先帝之死为利，莫肯言太子真者。初七日庚寅，有内官以密疏劝上，上令卢九德持至马士英邸第，士英疏答云：“东宫厚质凝重，机辨百出，其言虽似，而可疑甚多，原讲官方拱乾在狱，容密谕来辨之。如伪，当付法司，与臣民共弃；如真，祈取入深宫，留养别院，不可分封于外，以启奸人之心。”

初八日辛卯，复会鞫太子于午门，时拱乾在刑部狱，张捷坐大司寇高倬家，以刺召拱乾至，谓曰：“先生喜甚！借先生一言，证太子假者，先生罪得释，美官九迁。”拱乾唯唯。既诣门，百官大集，各役喝令太子跪，太子仍前西面蹲踞，众促拱乾前，拱乾大呼：“妄男子，何物黎邱也？”太子一见，即云：“主臣方先生”拱乾惧，即退人后，语稍塞。张孙振曰：“汝前已承王之明。”太子曰：“我南来未尝自称太子，汝等昧心，亦由汝矣，但何故遽改姓名？”又曰：“李继周持皇伯谕帖来召我，非我自来者，且汝等不尝立皇考之朝乎？何一旦蒙面至此？”众官窃有叹息泣下者。已而王铎曰：“我一人断之，太子既伪矣，伪太子安得多言，乃烦簿吏往复耶？叱送还狱。应天府官蔡某自朝审出，人问云何，蔡云：”即非真太子，亦是久谙宫府事者。“旁一官云：”母轻言，戮矣！“自后朝臣莫敢复称太子者。

戊戌，复会审太子于朝，左都督御史李沾先令校尉戒太子云：“李公主笔文深，动加峻法，须直称诈伪，并引某某等为党，得不穷治即讯。”太子默然。李沾呼：“王之明！”太子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呼动刑，即上拶。太子号呼皇天上帝，声彻内朝。马士英传催放拶，沾复好言问之，太子曰：“汝

令校尉嘱我，校尉能言之，何俟我言？又前者追我何处，追者自知，何必问我？”高倬见其言切，急令扶出。将出朝，旧东宫伴读邱致中捧持大恸，上闻，即下镇抚司讯致中。抚臣何腾蛟、袁继咸、镇臣刘良佐、左良玉、黄得功辈俱极言太子不可杀，朝廷惮之。

五月初十夜，宏光宵遁。十二日昧爽，京城父老擒王铎，至中城迎太子，先于狱中群笞王铎，须发俱尽。铎云：“非干我，马士英所教也。”太子亟止之，命禁中城。父老遂从狱中拥太子上马，入西华门，至武英殿，又拥至西宫，太子未栉沐，取优伶翼善冠并袍服于武英殿登座，群呼万岁。两日天气开朗，众皆悦服，各部寺署官行四拜礼，士民亦多朝见，封爵有差。大僚罕有至者，委以迎青宫为急云。又太子御膳，止红盒盛鸡黍，二内侍护膳。次日癸巳，太子传示，略曰：“先皇帝丕承大鼎，惟兹臣庶，祈进显列。何天不佑，惨罹奇祸！凡有血气，裂眦痛心。泣予小子，分宜殉国，思以君父大仇，不共戴天，皇祖基业，蓬葆匪易，忍垢匿避，图雪国耻，幸文武先生迎立今上，予惟先帝之哀，奔投南都，实欲哭陈大义，不意巨奸蔽障，致樱桎梏，予虽幽狱，缀心皇绪。今上闻兵远遁，先为民望，其如高皇帝之陵寝何？泣予小子，父老人民围抱出狱，拥入皇宫，予自负重冤，敢望尊南面之曰乎？谨此布告在京勋旧文武先生士庶人等，会此鞠凶，忽吝洪议，予当恭听，共抒王猷。勿以前日有不识予之嫌，惜尔经纶之教也。”

甲午，太子令释王铎，仍以为大学士，又召方拱乾、高梦箕于狱，并为礼部侍郎东阁大学士。三人以清师压境，俱不就职。是日，文武诸臣议及迎立太子，皆有难色，且曰：“无论射钩之嫌，今上尚在，黄将军营不百里，即复来，当奈何”“时赵之龙与大清约降，之龙曰：”既无论今上，倘款使北归，责吾属更立新主，其何辞以善后？”众皆然之，即散去，无奉太子者。太子敕书封中城狱神为主差官，奉敕前行，至狱中读敕，称崇祯十八年，兵马司素服迎之。监生徐瑜、刘生、萧生辈谒之龙，责其不共戴主，之龙立斩之，差官自北军回，之龙即入西宫，劝太子避位。

丙申，豫王至天坛，问太子何在，之龙以王之明对，豫王曰：“逃难之人，自然改易姓名，若言姓朱汝等早杀之矣！”朱国弼曰：“太子未尝改姓名，马士英改之。”豫王笑曰：“奸臣奸臣。”十五日，忻城等启豫王，将勇士数十骑驰马入宫取太子。有金守备者强力胁之上马，驰见豫王，王离席迎之，坐于己右东南隅，衣以金紫。十六日，豫王谕文武等官，明太子当予一县封，以主先朝之祀，旋以宏光所选淑女配之。九月初六，豫王还北，复命挟太子与俱。丙戌年四月初九日，有得蜡丸飞书告诸王同谋灭清者，同曰太子、宏光、潞王、秦王等九王俱被戮于市。鲁王监国，遥谥悼皇帝。

●下篇○高梦箕 穆虎 高成李继周刑部严讯穆虎、高成，五毒备至，誓死不承假冒。穆虎曰：“我家主是忠臣，直言奏闻，一字非谬，我等何得畏死悖义？”法司气夺。高梦箕复上疏自明，并逮治之。己亥，锦衣卫冯可宗即讯高梦箕，梦箕列自北来历甚详，并无假冒欺隐。可宗曰：“上意已定，此词如何入招？汝固忠义，今日且少依违。”梦箕不肯，爰书久不定，刑科钱增上疏促之，可宗请归刑部焉。先是太子初到时，有二监伏地泣，上寻掠死，李继周迎至，白其果真，亦赐鸩死。时人为之谣曰：“欲辨太子假，射人先射马，若要太子强，擒贼必擒王。”盖指马士英、王铎辈也。时有诗题皇城云：“百神护蹕贼中来，会见前星闭复开，海上扶苏原未死，狱中病已又奚猜？安危定自关宗社，忠义何曾列鼎台？烈烈大行何处遇，普天同向棘園哀。”

○辨太子太子真伪易辨也，自古奸人欺诈之徒，皆欲妄希富贵，非北阙自陈，则草间上书，如汉之戾太子，唐之沈后是也。未有匿迹遐方，窜伏山谷，原不求显荣，而大内执柬召来，犹谓之诈也！且承旨往召者，旧东宫内侍李继周，一见可决，乃相随自浙至南，而入告之语绝以为真，故送之兴善寺，又移之大内，待伪者固如是乎？越夕乃送之狱，而继周即赐之死，则君臣之间，必有不利于太子之真者。且太子初到时，百官何为群往投职名红帖？多兵杂沓，似为护持，李沾甫用拶，士英传催放拶，则口称其伪，心亦谅其真也。若云王之明，则袁继咸辨之已详，又云清使作间者，观豫王至南，优礼太子，无异贝勒入杭优礼潞藩。既而携之北行，共饬王府，同曰被诛，则亦非清所遣矣。

○大悲和尚甲申九月，大悲和尚自北来，自称皇兄，盖东藩宗人也，狂言受先帝命，已复王爵，又言先帝实未晏驾。初到即于龙江关舟中大书符，又扬言即曰大兵且到，吾所统伏兵现在各舟中，克曰剿灭南京。闻者惶惑，报闻大内，守关官寺驱各舟尽赴观音门，是夜被逐者数千艘，勋臣刘孔昭巡江缚之，以付金吾冯可宗，奉旨下刑部。其舟中二人同来，一人以附舟得释，一人毙杖下。大司寇解学龙以事涉诞妄，不肯穷治，怒之，遂以它事遂之去。高司寇倬请旨同九卿科道会审，河南道张孙振主笔，坐大悲妖言律，乙酉三月斩之。

初大悲击狱，阮大铖等造飞书赫蹄更立十八尊罗汉，五十三参名号，欲以陷尽清流。十八尊为内阁高宏图、大宗伯顾锡畴、都宪易应昌、司寇解学龙、冢宰徐石麒、中丞袁继咸等；五十三参为翰林徐、吴伟业，科道姚思孝、乔可聘等；又增五百尊应真，并孝廉诸生之有气节文望者，悉加罗织。此案大铖主之，而曰夜与谋者刘孔昭、陆朗辈也。大铖密遣人赍姓名往狱说大悲：“对簿时，引若属者，吾贷汝死。”大悲云：“吾死耳，奈何累人？”竟索火烧之。

大贼谋不遂，一时气夺焉，乃弃大悲于市。

初浙党诸人自光帝钦定案，废锢垂十五年，至此死灰复燃，呼朋引类，腐心切齿，以图报复。而大狱垂成而不就者，则以贵阳与东林本无仇隙，虽失足比匪，而怨毒不深，且大悲誓死不从，事遂中寝。倘北兵稍缓岁余，参军主簿终能移公之喜怒者，而贵阳亦将不能自主，钩党之祸烈矣！张孙振之居南京，有第宅八区，每宅充刃，即贵阳不及也。陆朗亦南京巨富。

○高杰许定国乙酉正月初六日，高杰赴许定国饮，是夜，定国入寝杀杰，总督张縉彦、监军李升走免。定国以其众降清，高杰妻邢氏求恤，允之所部将士，仍听邢氏子高元爵统属。初米脂贼李自成与清涧高杰同起兵，自成掠邢氏嬖之，属杰护内营，因私邢氏，窃而奔降于总督孙传庭，为其先锋，遂登列将。当杰作贼时，曾劫定国村，杀其众，定国仅以身免。后定国与杰同官，秘不言，阳与杰好，许以睢州让之。杰信而不疑，遂赴其宴，定国衷甲于寝杀杰，剖腹以祭其先。

○张捷杨维垣张捷、杨维垣见太子已立，王铎系狱，民间搜捕捷垣等家，欲并执之。捷、垣自知不免，捷微行至鸡鸣寺，以佛幡带自缢死，垣促二妾死，身一仆夜遁至秣陵关，为怨家所杀，数日，仆复迹之，尸为犬食半。

○酒色串戏甲申十月，时上深拱禁中，惟渔幼女，饮火酒，杂伶官优人为乐。马士英当国，与刘孔昭比，浊乱国事，内则韩、卢、张、田，外则张、李、杨、阮，一唱群和。兼有东平、兴平、遥制朝权，抚宁、忻城、侵挠边事，烽警日逼，而主不知，小人乘时射利，识者以为寄生之国也。乙酉五月初四丙戌，百官贺，上以鱼须之娱，不视朝。

○诸君会意乙酉五月十三日，红帖豫传中府会议，是日中府狄房中及蔡弈琛、唐世济、朱国弼、赵之龙、钱谦益等，蔡袖中出十二款，内通城不许放炮等语。须臾，朱国弼蟒绣玉带，蔡素服，两人登中府台基，朱在前，蔡在后。应天诸生请战守之策，国弼宣言于众曰：“宏光弃社稷人民而去，大义已绝，不足云皇帝矣！且京城兵饷无一可办，诸生更有何术？会意可也。”廿四日，迎豫王进城，教坊司置大鼓在洪武门外作乐，首骑蔡，次陆朗，俱绯衣进大内。

○迎清出狩乙酉五月，清师逼南都。戊子，集百官清议堂议，预坐者十六人：马士英、王铎、蔡弈琛、陈于鼎、张捷、陈盟、张有誉、钱谦益、李乔、李沾、唐世济、杨维垣、秦鏞、张孙振、钱增、赵之龙，各蹶足偶语，百官集者甚众，皆密不得闻。临行，李乔、唐世济齐声相和曰：“便降志辱身，亦无可如何！”有叩诸大僚者，皆言北信甚急，今者可幸无恙。盖多官耳语者，藉之龙纳款于清也。辛卯晨，传旨：“淑女在经厂者放还母家。”午后唤梨园入

大内演戏，帝与韩赞周、屈尚忠、田成等杂坐酣饮，二鼓后，上将二妃与内官多人跨马从通济门出，文武罕有知者，惟内官遗冠带印篆以百计。

己亥，清师既至，文武官暨坊保进莘醴、米面、熟食、菜果，络绎塞路，赵之龙唤伶优十五队进营，歌舞酣悦。忽报各镇兵至，之龙跪呈豫王，王殊不为意，又阅戏五出，方撤席，发兵三百，遣将即行。有顿，擒刘良佐至，良佐叩首，请以擒帝赎罪。豫王遣之，随檄兵三百同发。乙巳，良佐以帝至，暂止天界寺。

先是帝幸太平府，刘孔昭闭城不纳，徨江浒。及奔坂子矶，就黄得功营，功方出兵与左师战，闻之，即营归营问帝，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藉大兵势举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等误陛下也！且臣营寡弱，其何以处陛下？”居两日，良佐奉豫王命追至，且召得功，得功怒，不裹甲，单骑驰北营与良佐语曰：“汝为巾幗，吾丈夫也，安能效汝狗彘！”隔河骂之。佐良伏弩射中得功喉，得功叹曰：“贼中吾要害，吾无能为矣！”归营拔剑自刎，良佐即入宫，挟帝回南京。

丙午，帝乘无幔小举入城，首蒙缙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巾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进南门易马，直至内守备府，见豫王叩头，王坐受之。命设酒于灵壁侯府，坐帝于太子下，赵之龙暨礼部八人侍宴，唤乐工二十八人歌唱饮酒。席次，豫王问帝曰：“汝先帝自有子，汝不奉遗诏，擅自称，何为？”又曰：“汝既擅立，不遣一兵讨贼，于义何居？”又曰：“先帝遗体止有太子，脱难远来，汝既不让位，又辗转残毒之，何为？”帝俱不答。太子曰：“皇伯手札来召我，反云我诈，又改姓名，极刑加我，岂奸人所为，或皇伯不知？”帝复不言。豫王又曰：“我兵尚在扬州，汝何为便走，自主之耶，抑人教之耶？”帝答语支离，汗出沾背，终席俯首。席散，令囚于江宁县，与两妃同处。豫王又令旧臣往视之，帝嘻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处尔？”九月，豫王执帝北行，与太子同曰赐死，鲁藩监国，谥为赧皇帝。

○芦沟桥芦沟桥向无城郭，崇祯中，兵大起，廷议建城以备不虞。礼部奏请题额：东曰顺治，西曰永昌。不数年，闯贼西来，清兵东至，年号悉符，可怪也。

○南京谕众五月十三日，清兵入南都，未开洪武门，诸大臣虑有倡义梗命者，大书晓谕于通衢，并刊刻宣播远近。其文曰：“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代无道，靡不弃好而构隙，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有肃清宫阙，修治山陵，安先帝地下之英魂，慰臣子域中之

哀痛，如大清者乎？有护持累朝陵寝，修复十庙宗祧，优锡其诸藩，安戢其黎庶，擢用其遗臣，举行其旧政，恩深礼崇，义尽仁至如大清者乎？权奸当国，大柄旁落，初遣魏公韩而不奉词，继遣陈洪范而不报命。然后兴师问罪，犹且顿兵不进，紆回淮泗，以待一介之来。自古未有王师以仁以礼，雍容揖让，如大清者也。助信佐顺，天与人归，渡大江而风伯效灵，入金陵而天曰开朗，千兵万马，寂然无声，儿童聚观，朝市不变，三代之师，于今复见！靖南覆没，谁为一旅之师？故主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当为，大丈夫可以自决也。幸三思而早图之。谓余不信，有如敷曰。南京文武诸臣赵之龙、朱国弼、刘良佐、王铎、蔡弈琛、钱谦益、梁云构、李乔、朱之臣、李沾、唐世济、邹之麟等谨白。”

○南京殉节南京殉难者：尚书高倬、何应瑞、部吏黄端伯、户部刘光弼、员外吴嘉允、舍人龚廷祥。豫王又命录京城内外殉节者，男妇共二十八人，并厚恤史可法家。

○藩邸命名唐藩讳聿键，鲁藩讳以海，皆从藩邸命名，其时犹神宗末年也。乃宏光之败，唐藩称帝于福建，鲁藩监国于海隅，跃龙之地，与命名适协，不亦异乎？

○越中义师乙酉，清兵自南都入浙，望风迎降，市不易肆，监国潞王亦自杭奉表，惟鲁世子以先帝被害，义不北面，逃之台州。清使以书招之，世子与吴太守及乡绅陈函耀共谋击杀来使，举义旗于台，然度清遣师问罪，旬日之间，孤军几于不足保。而是适发命下，浙西乡绅屠象美、李乔之及武弁陈梧等既倡义于嘉禾，又宁绍诸绅士同时并举，百姓揭竿响应，得众数万，扼西兴关上下，划江而守。于时世子既保绍兴，沿江为外蔽，并用鼓勇以搜军食，而义军无主，诸绅士奉启迎世子调度军中。八月，自台至西兴，即鲁王位，监称国焉。丙戌，改称监国鲁元年，铸钱名大明通宝。

○越营首尾绍兴生员郑遵谦字履功，其父本大僚，而雄于赀。谦平时慷慨好施与，交通轻侠，与许都辈亦阴相奔走。比发令下，遵谦兴义旗，卜得吉爻曰：“清风万里，封侯之卦也。”即曰起兵。值清令彭万里祷雨从郡庙还，至清风街，遵谦曰：“卜辞示我，急击勿失也。”于是遂杀万里，士民响应，得数千人。初称都统制，后受鲁藩及隆武爵，称大将军，封侯。丙戌夏，从鲁藩入海，数年，以疾终。

方遵谦倡义时，余姚乡绅熊汝霖、孙嘉绩、绍兴乡绅章正宸、宁波乡绅钱肃乐、沈宸荃、沈履祥、举人张煌言、武弁王之仁等，多治兵相应。是时方国安尚顿兵婺州城下，与婺绅朱大典搏战累月，朱墨守甚坚，国安气丧。而熊汝

霖欲其私斗为公战，使杨生奉书两解之，且请国安兴连营。于是国安移师东下，临江酹酒，慷慨誓死，各分汛地，惟国安军容为盛，诸义旗推为盟主焉。乙酉十二月，袭取杭州五云山不得，戎旗从上两营全军覆没，国安之骁锐尽矣。丙戌五月，清师渡江，国安不能支，遁保黄岩。清先获马士英，使为书招国安，国安计穷，竟开门降，比至延平，贝勒戮之于市。同遇害者为方元科、方逢年、马士英。杨爱孙至而阮大铖先在金衢间降清，清师携入闽，大铖忻然有复燃之望，比乘肩舆登仙霞绝顶，忽见太祖持大斧击之，大铖大叫，撞倒岭下，口涌涎沫，目瞪而死。

○鲁妃世子武弁张国柱初于越中事监国鲁王，江东败，监国仓皇入海，与宫眷相失，国柱劫得妃及世子献之于清。鲁藩移驻舟山，复备宫嫔，辛卯九月，清师破舟山，鲁藩遁去，宫眷俱赴井溺死，无一人被辱者。朝臣如张鲸渊、李立斋诸先生，俱仗节死义，最称凛凛。

○舟山舟山去定海关百里，其形如舟，故名焉。元朝建城其上，谓为瓮州城。降武中，闽人黄斌卿字虎痴，封肃虏伯，尝据其地。鲁藩从西兴败走，蚁舟其下，斌卿无人臣礼，不许登陆。未几，阮骏击之，遂灭。鲁藩遂立朝堂，称行在焉。辛卯九月，清兵破舟山，鲁藩遁至泉州厦门岛，依朱成功，去监国年号，奉永历焉。甲午九月，海师大举，阮骏辈复有之。丙申，清遣大将军又击破之。时议以岁粮三千石，而勤兵费辄钜万，是年决计弃之。男妇流徙散失，不可名状。宫阙城郭民居。悉皆焚毁，今惟兽蹄鸟迹矣！

○皮岛舟山汉书柏人亭高祖夜遁，唐书突入牛口，建德致败，揆之近事，往往有之。吾乡毛将军文龙于天启间，立边功于皮岛，一时位望显赫，乃疏请改皮为平，亦志在荡平。且嫌皮名不雅，然识者以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帅其不长世乎？不二年，为袁督帅崇焕所诛。

舟山其形如舟，舟得櫓可以出险。鲁王驻其地，清兵两破之，鲁藩竟脱去。

○越闽拥立乙酉六月，越中既奉鲁藩为王，闽中亦奉鲁藩称帝，两藩俱高帝之后，非成祖之孙。唐鲁两立时，彼此不谋，同时拥戴，非有逆命改制之事。特以分则唐叔、鲁侄，号唐帝、鲁王地则唐有八闽、云贵、东川，及割江楚徽宁数郡，而鲁止浙之宁绍、台严、金衢等府，不过九分半壁有其一。然以功论之，则鲁在唐上，不可泯也。唐拥数省之大，未尝恢剿一寸土；鲁以孤军扼定越江一带，为闽之外蔽。至监国辛苦视师，几于卧薪尝胆，诸将士枕戈待旦，颇多沐雨栉风。而闽人坐啸朝堂，曾未闻拊楚军之背，赐全军之貂，曰欲得鲁君臣而甘心焉。此何说也？每见亡赖希旨之徒，面奏密封，率以时事可忧，不在清而在鲁。帝深中其说，辄加显官厚糈与之图鲁，而清师付度外矣。

明年六月，鲁兵既溃，帝犹不以唇亡为忧，复下诏切责鲁王调度乖方，使速归藩服，不许海外弄兵，盖至此时，犹恐其一战而胜也。七月，清兵攻围婺州甚急，闽不能救，督臣朱大典阖室焚死。郑芝龙密献舆地于有，清师抵仙霞，以长揖为号，两军从山下上下相望对揖，闽兵尽撤南行，清兵蹶之。是时行在犹纤毫不闻声息，盖郑氏故匿其报，欲令清骑奄至，帝可束手就缚。而先期一曰，有告急于帝者，踉跄挈曾后单骑从顺昌走汀州，文武不能都从。迨清师入延平，抵福州，九月，芝龙从海上发归顺焉。初帝之立也，与汉光武相同者四：光武起于南阳，年四十，以乙酉岁六月即位帝，皆符之。至光武年号建武，帝年号隆武，且以黄道周为相，郑芝龙为将东南喁喁想望中兴者，不一载而败亡，岂尽阳九之数耶？将毋谋国之未善耶？

○仕越奉闽越闽既各有所奉，仕越诸文武俱怀择木之智，闻闽称帝，辐员十倍于鲁，且在堂奥之内，不若鲁之逼清，而帝又伉爽好书史，于是诸仕越者往往弃越入闽，或在越江连章通闽，遥奉隆武年号，此即贤者不免。其时惟阁部张国维、吏部熊汝霖、翰林学士陈函辉一意奉鲁，终始不贰焉。又丙戌仕鲁诸臣劝进，鲁王即大宝位，王以涕泣自誓，固守藩服之节，其奉表闽中，则称天王叔父。

○隆武隆武帝在唐邸时，阴有不臣之志，崇祯中，违制提兵入京，为楚抚臣如纠，奉旨永锢高墙。宏光御极赦出，请复王号，不许，流寓淮扬间。帝幼喜读书，博洽，赡于文辞，好大言，广交结，渡江与闽中郑鸿逵友善。逵以世乱，视帝为奇货，挟入闽，闻浙不守，与其兄郑芝龙共拥立为帝。芝龙辈以中原云扰，荒外援立，可自擅富贵，若其不济，则弃帝而奉土地入臣，犹不失通侯之赏。此郑氏之私意，初不知有明社稷，及为中兴光复计也。乃以人望置黄道周首揆，道周忠侃有学识，屡劝帝出关恢剿，陛见者亦纷纷陈请。帝颇谙前代兴废，雅不欲坐老蛮乡，每云：“福州岂朕梓宫也哉？”于是与郑氏意稍不合。而儒臣黄道周、何楷、金堡辈，每言：“太阿不可倒持，恢复大计譬之丞溺救焚，彼兵子者不足与谋。”于是道周请为前驱，奉旨督师出仙霞，开闽广信府，而行在亦移驻延平。郑氏议既不合，芝龙但坐镇福州不出，鸿逵乃从阙下亡命为僧，帝遣使慰留之。

帝披答章奏，引见百官，昼夜不暇给，语及神州陆沉，辄呜咽不自胜。然崇文貌，多忌少情，实不能得将士之心。周王抚循江上，调诸营，人皆挟纊，藉令得金陵一片地，则贤明仁恕，当不愧晋元帝一流。奈何蹙置江海之间，不得逞其轡耶？鲁王戊午生，只能自挹损，不能应一马化龙之讖，殊为可惜！

○郑芝龙郑芝龙，字飞龙，福建泉州人，父绍祖，于万历丁巳戊午间，充

泉州府库史。是时泉州郡守蔡善继辛丑进士也，府治后，与库隔一街相望。芝龙年十岁戏投石子，误中蔡公额，公怒，命伍伯擒治之。见其恣容秀丽，公曰：“汝当贵而封王。”因一笑释之。语其父曰：“此子非凡表也，趋令读书。”不数年，芝龙并其弟芝虎俱被海寇刘香老掠去，香老爱芝龙美，宠贯之。年十八，香老死，部下有十八寨各自拥霸，欲推择一人之长，不能定，因其禱于天，贮米一斛，以剑插米中，使各当剑拜之，而剑跃动者，天所授也。芝龙再拜，剑出于地，众咸异之，推为魁首。从此部署诸寨，横行海上，势更大于香老，官兵莫能抗。闽中诸当途始议招抚，以蔡公尝有恩于芝龙，因从襄阳臬司量移蔡公泉州道，仍加方伯。蔡公至，果以书招芝龙，龙感恩为约降。乃蔡公受降之曰，坐戟门令芝龙兄弟囚首自缚请命。芝龙素德蔡公，为之俯就，而芝虎一军皆哗，竟叛去。闽抚按臣以蔡公短于抚驭切责之，必欲得芝虎，而蔡公无以自效，竟以忧卒，时崇祯十五年事也。芝龙降后，授总兵，且以海利致富敌国，交通诸贵人间，浸以大显。

○山呼二庆隆武帝虽多大言，然即位之初，犹有虑精之意。身服布素，勒百官俱用素服，衞上用带罪二字，略同新亭洒泪，以示不敢安也。奈文武诸臣，率沿两京旧习，牢不可破。丙戌夏六月，浙东师溃，清骑逼关门，而曾后适耀前星，阁部诸大臣遂讹传郑遵谦顿复杭省，山呼称二大庆，绝似表题帝令百官去戴罪二字，复还彩服，不数日，清兵奄至，帝遁去，岂非误之者诸臣耶！

○三途并杀闽之邵武府，与江右建昌接壤，隆武初立时，知府吴某、推官朱彳建俱以清师掠建昌，一曰数惊，踉跄避出。而江右固多宗室，自江入闽者尝目击其事，入言于帝。帝初即位，锐意恢复，尤重封疆，即擒吴朱辈系狱。又浦城令施璩以贪闻，亦宗室言之，帝并逮治焉。三人既丽法，不得已求援于郑氏，帝每欲行诛，郑氏辄力求营救。比庚辰进士金堡陞见，劝帝刑宜自己出，且国家新造，尤戒旁落。帝遂断然斩之，而特授堡礼垣，使监郑遵谦军，旌直言也。然堡恐郑氏怨己，有阴贼之举，出关时，微服间行。而漳绅何楷者亦以忤郑，从舆中为人剽鼻，无异吴元济之干武元衡，亦云横矣！又按吴知府由贡生，施璩癸未进士，朱彳建江右孝廉，博物负经济，所著治平略行世，而同曰被戮，论者惜之。时朝士更有三途并杀之谣。

○睦古农睦古农名本，云阳才士，父永明，为华亭广文，乙酉尽节明伦堂。甲午二月，丹阳进士贺王盛被系，事连古农，其招词曰：“父死于忠，子死于孝，一门千古，不愧名教。”令再招，则大书一死字。遂受极刑而毙。贺进士寓东瓯时，亦与善，盖忠侃激戆之士也。

○西林无锡东林书院，宋杨龟山先生所创，隆万间，顾泾阳先生兴复之，淑人心，以扶世教，盖濂洛正宗也。其时与东林为难者，则昆山顾天峻，宣

城汤宾尹，皆小人也。此外惟四明沈蛟门，清溪方中涵，先后柄政，浙人附之，而浙党之名始，然无所谓西林者。隆武中，有旨加西林二字，可笑殊甚。

○金陵七十三人癸巳年，金陵获杨鲲，为滇黔谍使，事泄被执，供攀进士山东耿玄度，名章光；湖广俞诞北，名鲲翔；万允康，名曰吉；淮安蓼安朱，名曰升；巢县叶无美，名士彦；举人金沙于公冶，名在熔；贡生周继序，名年候；生员金陵许水樵，名谏；其余不能悉载，共计七十二人。于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同戮秣陵，亦云最惨矣！乃吾浙缙绅二人：一为章格庵，名正宸，辛未进士；一为陶岸生，名履卓，癸未进士，亦在案中。章以行遁年久，无从逮系，陶亦隔省拘提，得以缓死。惟玄度卜居金陵有年，夫人姚氏、妾朱氏及赵仆夫妇俱投井死，一门著节焉。呜呼，诸君子以西归好音之怀，乖大雅明哲之义，报韩有心，着鞭无地矣！